

外国人 拍摄的 中国 影像

—1844-1949—

张明 编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K250.6/12

2008

外国人的 拍摄的 中国影像

——1844-1949

张明 编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 1844 ~ 1949/张明主编. —北京: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80236 - 123 - 2

I. 外… II. 张… III. 中国—概况—摄影集—1844 ~ 1949 IV. K92 -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2217 号

责任编辑: 陈 瑾 王小陶

校 对: 孙文明

排 版: 康巴朗斯公司

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 1844 ~ 1949

作 者: 张 明

出 版: 中国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单红星胡同 61 号 邮编: 100005

发行部: 010 - 65136125 65280977

网址: www.cpgph.com

邮箱: sywsqs@cpgh.com

印 刷: 北京地大彩印厂

开 本: 16 开

印 张: 13.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ISBN 978 - 7 - 80236 - 123 - 2

定 价: 28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摄影术传入中国的历史要追溯到 163 年以前，据目前史料表明是公元 1844 年，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及尔最早将照相机带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拍摄了第一张照片。在随后 100 多年的历史中，摄影以不可比拟的全新的记录手法见证了中国最苦难、最动荡的历史。

1839 年 8 月，法国政府购买了科学家达盖尔摄影术——银版摄影术的发明权，并将它公布于世。很快摄影术风靡了整个世界。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西方的先进技术曾被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统治者拒之门外，摄影术也一度被统治者视为奇技淫巧、坏人心志的巫术。这种妄自尊大、闭关锁国的政策既不利于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之间先进文化技术的交流，同样也抵挡不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入侵。1840 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第一次鸦片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大批各种身份的洋人开始踏入这块神秘并向往已久的土地，在带来侵略的同时，也沟通了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渠道。

在摄影术传入中国的初期，主要是一些外国摄影师对中国社会的记录。由于 13 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大国成为西方人向往的新大陆。一旦时机成熟，西方摄影家的镜头不约而同地对准中国。百年来，他们以摄影为手段，准确地再现历史，忠实记录客观事物的形象，给动荡的中国留下今天难以寻觅的影像。他们将近代中国百姓的生活及风土民情描述在眼前，这些摄影者始终将目光聚焦在社会普通群体的生存状况上，用摄影这一朴实单纯的视觉语言，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真相。因此，洋人在近代中国的摄影活动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鸦片战争爆发到清朝结束，这时期来华的摄影者，如最早将摄影术带入中国的于勒·埃及尔；关注百姓生活的“街头摄影家”约翰·汤姆森、弥尔顿·米勒等，这些人大都以外交官、探险家、旅游者等身份来华，对中国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因此他们拍摄的内容多是风光、建筑、百姓生活、民风民俗等方面。

辛亥革命后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来华的外国摄影者的来华目的、身份、阶层都各不相同。他们中有研究贫民生活的社会学家西德尼·戴维·甘博；有来中国采访的作家、记者，如：埃德加·斯诺、罗伯特·卡帕；有支援中国抗战的军人克林顿·米勒特；有支援中国革命事业的马海德、玛格丽特·斯坦利；有中国内战结束前夜来华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杰克·伯恩斯等。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来华的摄影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审视着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审视着中国的风云变化，也对苦难动荡的中国给予深层次的报道与关注。

纵观 1844 年至 1949 年来华的外国摄影者，他们的摄影活动在反映中国百余年社会的发展进程、记录历史以及帮助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书中介绍了 60 余位这一时期来华的外国摄影者，他们在中国拍摄的影像，无意中留存了一部关于近代中国的较完整的图像档案，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了解过去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佐证，同时也在中国摄影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不可涂抹的痕迹。

张 明

2007 年 8 月

目 录

于勒·埃及尔	1
费利斯·比托	5
弥尔顿·米勒	12
约翰·汤姆森	14
伊斯特·奥尔莱	20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爾斯基	24
托马斯·甲尔德	27
乔治·厄内斯特·莫里循	29
奥古斯特·弗朗索瓦	33
乔治·拉比	38
詹姆斯·理查顿	40
小川一真	44
阿绮波德·立德	48
弗兰克·尼古拉斯·迈耶	52
锅岛荣子	56
恩斯特·柏石曼	60
足立喜六	65
巴津尼	67
威廉·埃德加·盖洛	69
卡尔·古斯塔夫·艾米尔·曼纳海姆	73
亨利·博雷尔	78
阿尔贝·杜帖特	81
罗伯特·费利斯·费奇	84

路得·那爱德	87
埃德温·J·丁格尔	93
威廉·杰伊	97
斯提芬·帕瑟	99
山根倬三	103
西德尼·戴维·甘博	106
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113
约瑟夫·F·洛克	118
查尔斯·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尔德	122
岛崎役治	125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30
埃德加·斯诺	133
海伦·福斯特	136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138
乔治·海德姆	141
海达·莫理循	143
威廉·史密斯	148
莱瑟姆	152
罗伯特·卡帕	155
克林顿·米勒特	159
保罗·伯彻	164
玛格丽特·斯坦利	167
杰克·伯恩斯	170
塞姆·塔塔	175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178

附录:

威廉·苏丹	184
W·A·巴普惕斯达	185
威廉·伯格	186
W·R·诺恩	188

伊莎贝拉·伯德	189
E·H·威尔逊	190
A·Chan	191
谢维恩	192
施坦尼	193
劳恩	194
爱德华·佩利	195
雷恩	197
亨利·伯桑斯	198
雷德尔	199
E·布莱克洛	200
 参考书目	 202
参考资料及网站	204
事件索引	205
人物索引	207
后记	212

于勒·埃及尔

内容提要：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及尔在摄影术发明不久第一个将摄影术带入中国，并第一个为中国人拍摄了照片。他于1844年在澳门、广东拍摄的一组照片，是目前发现的自摄影术传入中国以来最早的摄影作品。

自1839年法国政府公布了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以后，摄影术很快风靡世界。而第一个将摄影术带入中国的是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及尔。

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1802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及海关问题的专家。作为达盖尔摄影术的爱好者，他从1840年就开始学习摄影。1842年埃及尔去塞内加尔时，就随身携带了一部相机进行拍照。1843年12月，于勒·埃及尔被法国政府任命为中国、印度及大洋洲地区的贸易谈判代表，同法国大使拉萼尼乘坐“西来纳号”战舰，于1844年10月抵达澳门，后又换乘阿基米德号船来到黄埔港，参加中法间贸易条约的谈判工作。当时，中国正处在第一



两广总督耆英（引自《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

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大炮刚刚将长期封闭的封建社会的大门轰开，天朝帝国被迫与世界各国进行接触。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随之签订，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沿海城市随即对外开放，这使摄影术有了传入中国的先决条件。埃及尔正是在此时作为海关问题的专家来中国参加起草和签订中法《黄埔条约》的，并在这次外交活动中随身携带了照相所需的一切设备。当时参加条约签订的中方代表是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交官”的耆英，法方代表为法国使臣拉萼尼。

耆英，清末满洲正蓝旗人，历任礼部、工部、户部、吏部尚书。1842年，他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以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美《望厦条约》等多个丧

权辱国的条约。作为第一个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当埃及尔提出为他拍照时，耆英自然成为了第一个被拍“小照”的中国人。这张使用银版摄影法拍摄的照片保留至今，画面虽已模糊，但耆英的面部图像还算清晰。这张被海内外众多摄影史学家及档案专家认定为拍摄中国最早的照片，目前保存在法国摄影博物馆。

关于拍摄中美《望厦条约》签字过程的情景，于勒·埃及尔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道：“……我抓住了这个机会，用达盖尔相机给他们拍了一张群像（合影）。相片上有耆英、大使、海军上将、大使的第一秘书和翻译官。接着我又拍摄了两张肖像，一张是耆英，一张是胡安，我打算保存起来。但我却愚蠢地向他们展示了。结果，从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没有办法拒绝他们的恳求了。”

在澳门，埃及尔利用他全部的业余时间考察当地的人文景观。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利用一天的时间，拿着达盖尔相机，从各种角度，拍摄了澳门及其郊区。”在澳门，埃及尔拍摄了圣·弗朗西斯哥尖顶教堂和护墙，他说：“我花了两天时间，给澳门最有标志性的景点拍照。对于我提出的所有要求，过往行人都用世上最宽容的方式应允了。许多中国人同意摆好姿势，不过，他们都要求看机器里面是什么样，还要看反映在毛玻璃上的物像，然后大呼小叫，还笑得没完没了。”



澳门圣·弗朗西斯哥尖顶的教堂（王玉琴女士提供）

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埃及尔应邀到广州拜访了广州洋行买办、清朝一品大臣潘仕成。这位红顶花翎的官员要求看看埃及尔的照相机。因为，他总听人们提起它。埃及尔给他拍摄了两张肖像，他看了后，兴致勃勃地要求埃及尔到他家里，给他夫人也拍一张照片。埃及尔这样描述他在潘仕成家的经历：“一见到我身上带的达盖尔照相机，一家子人都惊动了，谁都想第一个来拍照……高官们也来仔细观察照相机——（这一）令整个城市都在谈论的奇妙的发明。”通过描述我们了解到，当埃及尔将照相机带入中国时，上至清朝大臣，下到街头百姓，都对这一新奇的事物产生了极大的好奇。这表明当时中国人对摄影还是茫然的。



潘仕成（王玉琴女士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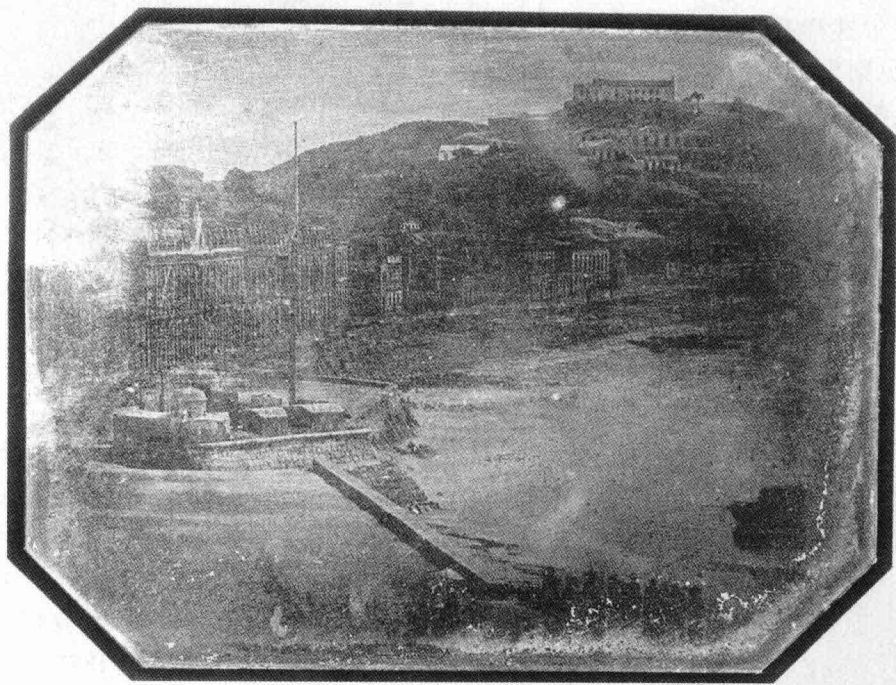
澳门的庙宇（引自《中国摄影史》）

在这一时期，埃及尔曾到马尼拉补充了一些照相用的铜版，而后去了爪哇、拉里曼丹岛和越南。1845年8月于勒·埃及尔回到中国后，又乘船去了新加坡、斯里兰卡、印度、埃及，沿途拍摄了大量的风景与人物。之后，埃及尔回到法国。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旅行报》上，刊登了有关他拍摄的澳门照片的复制品。1877年，于勒·埃及尔在法国去世，享年75岁。

埃及尔于1844年在澳门、广东拍摄的一组照片，是目前发现的自摄影术传入中国以来最早的摄影作品。虽然这组照片的画面已经暗淡模糊，但并不影响它在中国摄影史及历史研究上的价值。这组照片留存的信息，仍能帮助我们了解当年中国沿海开放之初的人文景观。虽然埃及尔在中国的活动是

短暂的，活动范围也不大，但他毕竟是把摄影带到中国来的第一人。

2006年2月，8帧于勒·埃及尔1844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于法国的一次拍卖会上被拍卖。



澳门的大浦加（王玉琴女士提供）

费利斯·比托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介绍了英国战地摄影记者费利斯·比托在中国北方拍摄的大量战争场景。他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北方进行拍摄的外国摄影家，第一位拍摄了中国的皇室成员，并在圆明园被焚之前拍摄了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他为摄影术在中国北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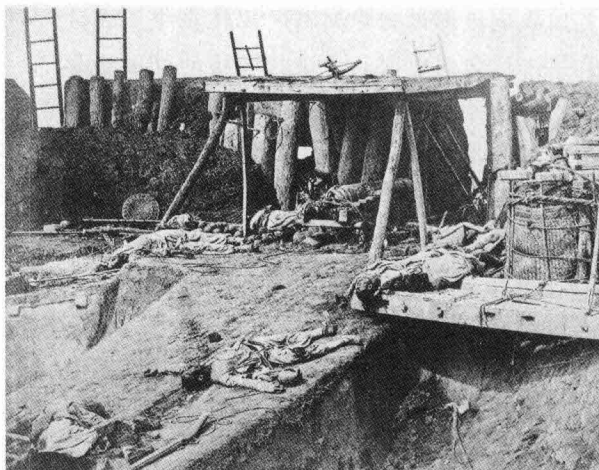
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9世纪20年代出生于意大利，后加入英国国籍。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作为战地摄影记者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在中国北方拍摄了大量的残酷战争的场景，记录了北京皇家园林的破坏和英法联军对天津的占领，曾被誉为“军事报道摄影的先驱者之一”。作为为数不多的随军摄影师，他有机会接触并拍摄了恭亲王奕訢，并有幸成为了第一位拍摄中国皇室成员的外国摄影师。

在来中国之前，比托曾和一位欧洲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ertson）一道采访过克里米亚战争，拍摄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被攻陷的场景。1857年至1858年，他们又到了印度，拍摄了当时发生在印度的兵变。此后，罗伯逊继续留在印度，而费利斯·比托则来到中国。1862年至1877年间，他在日本工作。



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城防，进驻北平。1860年8月。（殷晓俊提供）

根据曼努埃拉·霍尔特霍夫在《记录中华帝国衰亡的图片》一文中介绍：“当欧洲士兵由于中国人在鸦片战争（指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拒绝加强通商的条约而对中国人进行残忍报复的时候，一位徒步旅行的幸运的摄影师费利斯·比托正好在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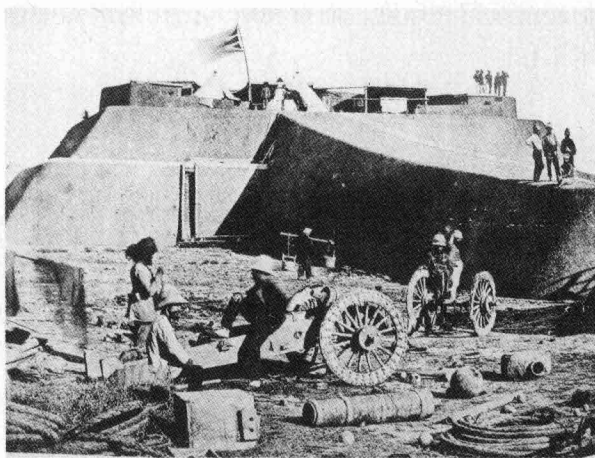


塘沽北河口的大北炮台，炮台内躺满了清兵的尸体。
1860年8月21日。（引自《中国摄影史》）

旅行，而在此以前他们是受到禁止的。”由此可见，比托作为对中国城市投以关注的西方摄影记者，是最早的一批来到中国北方进行拍摄的外国摄影家，他跟随着英法远征军，“拍摄了像堡垒一般的皇城和沿途堆积死尸等一些令人难忘的凄惨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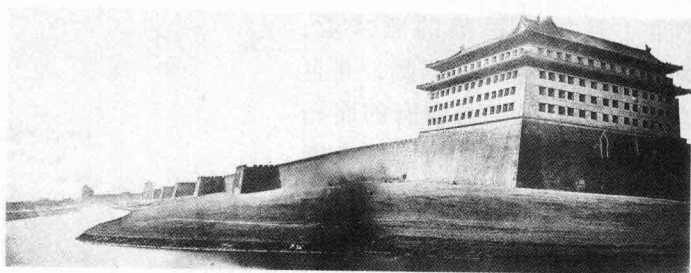
比托在中国活动的时间仅为一年，但他却拍摄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摄影作品。从他当年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到

1860年9月，英法联军以护送公使赴京师与满清政府换约为名，先后攻克了大沽要塞和天津，并直逼北京。而比托正是在这时跟随护送公使的英法远征军来到中国北方的。在1860年以前，摄影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只限于南方沿海几省，中国北方由于不允许外国人进入，所以那里的人们对摄影一无所知。据美国发表的一份资料显示：“1860年后，西方的摄影者才获准能稍微自由一些地在这个古国的土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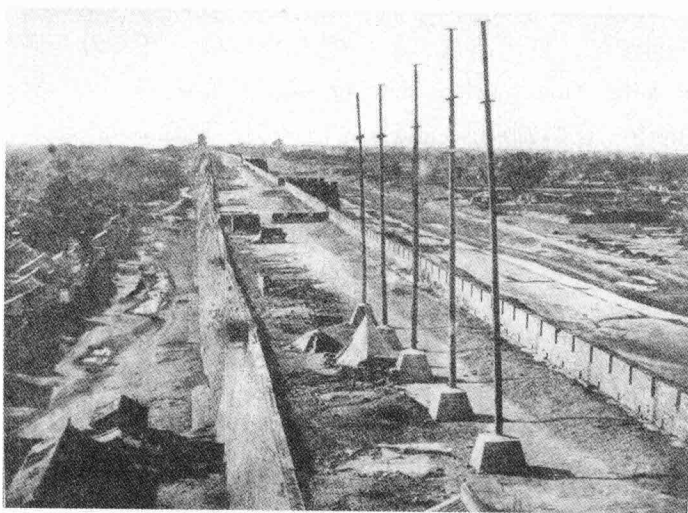
北塘要塞。1860年。（引自《中国摄影史》）

被攻陷的大沽口炮台上“担任防守任务阵亡的中国士兵，趴在一个要塞城堡上，旁边摆着他们原始的土炮和弓弩”，那清朝士兵尸首遍地的场景记录了联军野蛮屠城的结果。北塘要塞，那



北京的内城城门与城墙，远处为朝阳门。1860年。（殷晓俊提供）

是1860年8月2日英国军队从中国人手中夺得的。而此时，英国军队将北塘要塞建成了他们的司令部，要塞的废墟上，一门被摧毁的大炮仿佛诉说着不久前在此发生的激战。这门大炮原先是安放在木质炮架上的，照片上的英军士兵正在这个刚占领不久的阵地上休息。当年，饱经鏖战的北京古城墙和城门如今大多已不存在，但从比托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些记录北京老城墙和城门的摄影作品。如《北京的内城城门与城墙》，这张照片构图讲究，线条流畅，远处的朝阳门和城墙连为一体，将北京城的雄伟和宏大表现得淋漓尽致。



北京安定门附近的一段城墙。1860年。（引自《晚清映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当英军占领安定门城楼之后，比托登上了城楼。他看到：清晰而厚实的城墙笔直地向前延伸，近处有五根高大的旗杆，旗杆下有零星的帐篷，那是驻扎在城墙上，试图建立临时炮台的英国皇家工兵。远处可见德胜门及其瓮城。而从城楼往东瞭望，可看到清军的大炮和沮丧的清兵，不远处便是雍和宫雄伟的建

筑群。从比托拍摄的照片看，城墙顶上确实十分宽阔，并且坚固，只可惜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这么坚固的城墙未能抵挡住英法联军。

圆明园，这一融汇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同样遭到了英法联军的洗劫。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你想象不到这座宫殿有多么华美壮丽，更不能设想法军、英军把这个地方蹂躏成什么样子。”圆明园



圆明园被焚烧之前的一座建筑。1860年10月18日。
(引自《失去的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被焚毁的时间是在1860年10月18日至20日，侵略者动用了三四千名士兵分头焚烧，大火燃烧了整整三天，遮天闭日的黑色浓烟长久地笼罩在北京城的上空。而比托恰恰是在10月18日圆明园被焚之前拍摄了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照片的背后有两行比托当时留下的纪录，虽已暗淡，但仍能看出字迹，英文为：The great imperial palace Yuan Ming Yuan, before the burning, Peking October 18th 1860。译成汉语为：伟大的帝王宫殿圆明园在烧毁之前（的一座建筑），北京，1860年10月18日。从照片上我们看到，这一建筑的造型极其精美，为罕见的六角星形建筑。这张照片现藏于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是罗哲文先生访问该博物馆时，蒙允许翻拍并发表介绍。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圆明园被毁当天拍摄的一张极为稀有的照片。

在费利斯·比托当年拍摄的照片当中，我们不得不关注1860年11月2日他给恭亲王拍摄的肖像照片。这是恭亲王奕訢在10月24日和25日连续与英国、法国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之后，给我们留下的影像。1860年10月24日，在经历了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和火烧圆明园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后，臭名昭著的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仪式在北京皇城内的礼部大堂举行。当时，英方的代表为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中方代表即为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作为为数不多的随军摄影师，比托来到签约的礼部大堂，随时准备用影像



恭亲王奕訢。1860年11月2日，北京。（引自《老照片中的大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